

坚韧的生命——读散文集《生生之门》

□ 董运生 廖敏

命的诞生而产生的，跨过生命之门，才会有对存在的记录、审视与表达。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水又常被视作生命的源泉。故而从第一篇《生生之门》到第六篇《生生之水》，整部作品可以视为一个闭环的结构。其中的每一篇都相对独立，一个个小故事如一颗颗珠子般串联在一起，述说着生生之力、生生之苦、生生之美；篇与篇之间又兼容并蓄、掩映勾连，形成一个个紧密的有机体。故而，整部作品可视为一长串珠子，分层环绕在“四平村”人的手腕之上，一个故事是一颗珠子，一篇故事如一个圈层，首尾相连、次第旋转。

《生生之门》是一本关于作者生长之地“四平村”的新乡土写作。叶浅韵以生命体验的在场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显示着村庄的风土人情、时代变迁、困苦喜乐。不少作家都努力建构着自己的文学故乡，无论是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还是迟子建的北极村，叶浅韵的“四平村”，故乡既是他们生命的发源地，也是他们精神的成长地，更是他们离开之后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学想象。叶浅韵的“四平村”里盘结着昔日生活的根系，也吹拂着新时代的风气，在“四平村”人的家长里短、俗常生活中，蕴蓄着叶浅韵带着生命印痕的审视与反思。作者对“四平村”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对真、善、美的高扬，也有对假、恶、丑的批判。带着生命温度的真情呈现与深刻真诚的审美反思，使作品在热情与理性的激荡间增加了弹性、张力与深度。

在《生生之门》中，叶浅韵选择了一种以“四平村”人讲“四平村”日常生活的叙事姿态与策略。作品中的事件，从妇女的生产、房屋的修建，到村庄的火灾、土地的纠葛、吃水的困难等，大多是乡村生活中的俗常小事。民间立场的选择，使作品充满了烟火气息。作者没有以启蒙者的眼光打量 and 批判乡村，也没有站在离乡者的角度回忆乡村的美好，而是以亲历者、见证者的姿态记录乡村的凡常生活，于村人的哀乐悲欢中叩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里以开篇二伯

母生产相关的故事为例。二伯母痛苦的呻吟使家中的气氛变得有些奇怪，爷爷撬了大门的门槛，说是向神仙投降以表诚心；二伯没有请到接生婆却请回来了个神汉，在奶奶的责问中，总算结巴着把想要表达的意思完整地表达了出来；生儿子的第二天早晨，二伯抱着一只红公鸟去给丈母娘家报喜去了。相关场景和情节，既反映了特定期期农村的社会思想状况与民风民俗，也以简短的文字塑造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只，全家人沉浸在添了男丁的喜悦之中，二伯母刚从鬼门关打了一个转儿的事情，倒是被大家冷落了。喜与悲的反转，生与死的对比，男与女的差别，人性的美与丑，人情的冷与暖，都源源不断地从中溢出，化作无声的愤怒与拷问。二伯母生了儿子，对于一个家庭的香火传递功莫大焉，然而，她在家中的地位也不过是高出了一“蔑片”。深重的苦难与单薄的蔑片悬殊巨大，相形之下，女性的地位、价值、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绵绵涌来，引人深思。

接地气的散文，都是与时代拥抱中开出的花朵。《生生之门》中的六篇散文贯通今昔，将个人、群体、时代、家国联系起来，以此来展开对生命的追问。如在首篇文章中，作者将女性的身体看作生死场，以祖母、二伯母、五伯母、自己等人的生育经历，将传统社会、计划生育、放开二胎三个时期贯穿起来，将女性的生育与家庭、社会、国家勾连起来，放置在宏阔的历史场景中予以审视，既展现了女性生育活动中生理的痛楚与精神的折磨，也淋漓地彰显了作者的使命意识与生命关怀。如作者所言，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传统文化、习俗的重压之下，个人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但身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无法忽视同类的生存状态。”

“修辞立其诚”是重要的中国文学传统，在《生生之门》中，作者用真诚、勇毅的眼光审视、书写生活，尤其是其中的苦难与痛点。作者以直面困苦的姿态讲述生之艰辛，既彰显了生命体验的在场感，也极大地调动了读者对苦难的

同情与思考。在《生生之门》中，苦难的场景多有呈现，如女性生产过程中撕裂身心的疼痛，父亲英年早逝而未有一副好的老木头的痛与憾，二舅自幼时烧伤致残而久处底层的悲惨人生，丈夫事业遇挫后的无助与焦虑等，诸种苦难，唯有亲历或近距离接触后，才能写得如此真实与生动。《生生之门》中的六篇作品虽多有触及苦难，但整体写作基调并不消沉，只有正视并勇敢地应对苦难，才能最终与世界和自己释然。

叶浅韵的《生生之门》是一株在泥土中努力向着天空生长的格桑花，虽充满形而下的烟火气息，却也常常从中升腾起形而上的生命之思。书中的诸多苦痛遭遇，如一根根鼓槌敲击着读者的心门，期待着响起一阵阵心灵的回声。生活中的那些苦楚，串联起一串串追问生命的足迹，通向遥远而又令人困惑的人生、命运。在穿透事实的思考与追问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智慧与光芒。正视生命、超越困苦，才有可能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交出满意的答卷。如在《生生之土》中，作者抚今追昔，于认识到土地的变迁是一部人类生存史和精神史后指出：“土地和母亲，都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母体。只愿我们在挣脱她的怀抱时，眼中还有慈爱，心中还有敬畏。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如今，我的身体正在向大地弯曲。我努力地活着，像母亲那样，做一个热爱土地的人。以期让自己有一天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时，能与土地的干净相匹配。”

在《生之门》中对苦难的叙写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光明的追寻与自我的疗愈。生活总会在给我们关闭了一道道门的同时，又打开一扇扇窗。女性生育之身心之痛，父亲早逝的悲痛记忆，金钱对人性之丑的催化，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呈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一种书写表达，借披露、表达与个人有关的经历与感受，来实现自我心灵的疗愈。写作的过程，是舒缓心中压抑、焦虑情绪的过程，也是自己与社会、他人、世界和解的过程。叶浅韵在《悬在舌尖上的命》中曾说：“文字已然成为我生命的出口，我通过它抵达我想要的初地，在文字里修篱种菊，与文字信誓旦旦，让文字插上飞翔的翅膀，飞过荒漠和人间，飞过欢喜与哀伤。”

《生生之门》的文字散发着一一种带有野性的活力。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在作品中，叶浅韵较大幅度

地保留着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日常语言，并将其与较为规范的书面语言混合，建造起了一座活生生的关于“四平村”人的生活大厦。带有相当大陌生化色彩的地方语言，虽与普通话及不少读者的地方语拉开了较大距离，但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那把打开“四平村”生活大门的密钥，走进村人的喜怒哀乐。奶奶爱说的“苦养耙耙才动庄”中，有一个地域的作物种植和饮食习惯，也有着一方农人的困苦与坚韧。“跳脚米线”“苦钱”“方圆团转”“鞋歪脚睬”“血滴滴”等诸多方言语汇的运用，使作品散发出一种浓重的地域气息，也彰显了作者对生养自己土地之依恋深情。

就文体而言，《生生之门》可视为大散文写作的一种新探索。不少人对体量较大的“文化大散文”“历史大散文”并不陌生，这些作品对满足读者文化和审美需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叹服其厚重的同时，我们也时常会发现烟火气息的稀薄与读者群体的窄化，尤其是在生活节奏加快、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生生之门》中的六篇散文均可视为生活大散文，作者以边地女性的独特视角与体验，将一个个体细碎的寻常故事串成一串晶莹的珠子，书写“四平村”人生生不息的喜悦苦乐，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生之门》等非虚构生活大散文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欢迎，这值得我们去深思。优秀的生活大散文既要有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底色，也要有使命意识与生命关怀，将个人与群体、生活与时代、欢痛与美善结合起来，带着生命的体温去书写，才有可能开拓出一片大散文写作的新天地。

作家对于自己熟悉又动情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热情与厚爱，这为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由此而来的写作惯性与惰性。回望叶浅韵近年来的作品，它们在给我们触动和感奋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现一些题材、手法上的相似之处。作家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也要警觉自我的重复。

生活常新，关于生活的思索与表达也时刻常青，期待着叶浅韵在她的“四平村”里，开掘出一片新天地，培育出新的作物与食粮。

《生生之门》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让我想到了林斤澜矮凳桥系列作品中所言的“皮实”，生命的意义，不正在于有韧性地去面对生活的苦痛，在经历了苦难的击打和磨砺之后，我们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热爱与希望。

一些词语就这样奔涌起来——读亚男散文诗集《时光渡》

□ 齐凤艳

“中年的火盆，锈迹暗示了生命的过程”，但是“一杯水，印证了灵魂的干渴”，他依然“期待滋润”。（《炉火》）读《时光渡》，渡口一个又一个，手搭凉棚，亚男“送目无际”，“时见潮回”，我在他诗歌中颂咏的生命的热情和韧性中举头仰望星辰，那里也有一叶小舟，也有一个人摇着桨。

大地上，最亲的是父母，最恋的是故乡——“一块麦地，间种我的爱情”。（《小心，铁》）写故乡人物，浓稠的血液澎湃涌流，小村庄啊，你是繁殖回忆的沃土！“青涩的下午里”，“眼神躲闪不及”的少年已经练就“在那些大闹声里端坐”。照片的背后留不住时光，诗人嘴唇颤动，他能否对着发黄的照片再回味“青春的样子”，再品尝“情窦初开”。（《老照片》）母亲的土豆有无数种做法；邻家小妹“刨出土豆的那个下午，阳光在山上”，少年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风中的土豆所表达的也不是它的本意；“没有煮熟的土豆，有些麻。那味道深刻。”（《土豆》）亚男情感敏感细腻，深厚丰沛，平凡的土豆在他唇齿间，被咀嚼出浓稠的情感的汁。而没煮熟的土豆的麻味，是不是也他对于世界上人、事的复杂性的初步认识呢。亚男说：“复杂的社会给了我很多的思考，也给了我复杂的心境。曾一度一筹莫展，面对现实我只有用文字来建造理想的宫殿。”诗句可以抚平伤口吗？可以慰藉思念吗？可以展开愁绪吗？可以让欢欣于宁静中热烈吗？可以让孤独如花美艳吗？

当亚男在《稻子上的花》写下“稻子上的花，开在父亲的心上，异常鲜艳”，草木与人的联系让思念有所寄托。《海椒》中当母亲种海椒的那块地已不见，被盖了房子，诗人“坐在门槛上想着很久以前的事，海椒就这样长在了我的思想里。红得有些鲜艳”。心田是最肥沃的土壤，它可以珍藏，可以孕育，可以生长。珍藏、孕育和生长那让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味道”的人和事吧！在诗中，“把海椒挂起来，挂在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红火起来”。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指出，人们曾多少次梦见可能存在的美好生活啊！所有人的生活都充盈着白日梦：一部分白日梦可能是软弱无能的逃避主义，而另一部分白日梦却斗志昂扬，决不甘心接受恶劣的现实，而希望之道呼唤这样的人：他们将自己积极地投身于有待成就的、作为他们的切己物的事物之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失望、再希望的过程中，人越来越需要一些力气来建立希望了。

希望就是火，它是星辰一样的引领，也是前行的热情和力量。亚男说：“光明和野马一样，除了奔跑，还是奔跑。我身体里的煤也在奔跑。就在今夜，我默默地向一块煤致敬！怀着崇敬！交出我内心的冷。”（《我身体里的煤》）读《时光渡》，我感到亚男是一个摆渡人，他诗句中的热爱与热烈是经文，是超越所需要的意志的力量。亚男说虽然自己已经由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变成现在的一枚卵石，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保存了愤世嫉俗的本性，意志里隐藏着惊心动魄感。所以在《时光渡》中，“燃烧”和“火”是两个频繁出现的词语。《在燃烧》中，亚男写道：“人的一生中没有激情是不行的”；在《锄头》中，亚男写道：“但我的日子没有生锈。因为我在风中奔跑，我在雨中穿行”；在《风吹山坡》中，亚男写道：“大把大把的阳光握在手里，不会轻易放弃照耀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所以读《时光

渡》，我被开启：回首往事时，要从岁月中汲取光芒，面向未来时，手里心里要握着一把火。

（三）

试渡滹沱河北，还过邯郸城下，慷慨满乾坤。

——明末清初·尤侗

亚男说他诗歌之外的爱好就是行走。读《时光渡》，我看到亚男在黄河岸边，在大漠沙丘，在长城塞外，或仰望树木、高原，或静观花草、鸟虫，或登临高台故垒，他沉思，他遐想，他感叹，他关照己心。同时他 also 说，这样凝望冥想与怀想的时候，每每也是孤独的。而那一位诗人不是孤独的呢？对于诗人而言，行走与独处都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弥足珍贵。读《时光渡》中的一首即景与遐想结合精妙，连类取譬深远的诗篇，我感到，诗人所有的观望，都是在审视自己。由此我想断章取义地转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个描述：“劈开宇宙，向自己的体内跳去”。（《黄河》第四章中，亚男写道：

回转千年。

河床上行走。我一次次抵达。

或许，中原，带着母亲的体温，拨开了阴霾。一大堆垒，十万顷良田，铺下金黄，为河神摆上盛宴。

每一粒饱满的日子都呈现出龙的图腾。

回回百转。

千回百转。

没有谁可以阻止一滴水穿过孤独，为盛夏的天空打造一片云。

我相信一粒种子在岸上所站立的时间就是我生命的过程。我体内的毒素，排解了母亲的望眼欲穿。

就让我在母亲的怀抱沉沉地睡一个世纪吧。

我骨骼里的燃烧，越过了灵魂的封锁。

锐不可当，一泻千里。

黄河岸边，诗人独自行走，但不寂寞。大河滔滔眼里，历史奔腾脑海，山川几万里铺展胸襟。“一些词语就这样奔涌起来。”这是诗集《时光渡》开篇《黄河》的第一句诗。风光面前，亚男触景生情，“慷慨满乾坤”。诗集中的行吟之作中，亚男体味知觉精深，燃烧感念热烈，纵横想象广阔，铺展思绪辽阔，细品上面节选的短章，就可以窥豹一斑。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更丰富的灵光储藏室。当存在于大自然里的丰富的幻变，存在于无言的心中的有节拍的波动，召唤出亚男指尖潜伏的音乐，拍打心房贮藏的血，他“骨骼里”的人生，越过了灵魂的封锁。锐不可当，一泻千里——“一些词语就这样奔涌起来。”

词语汨汨流淌在《伊犁河》，词语飒飒飘飞在《西风颂》，词语绵绵蜿蜒在《秦淮河》，词语茫茫沧桑在《西域》。当山川风物历史遗迹矗立在亚男面前，阅读山川风物历史遗迹，并将其表象和内蕴传达出来，是一个诗人的自觉与渴望。艾青说：“只有在诗人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旷野与山岳能日夜喧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絮语风，土地，树木，都有了性格。”读《时光渡》，我仔细品味词语后面总跟着的别的东西，那是亚男言语口气中的涟漪或波涛，比如：

“伊犁河，要灌溉我的感情，或者时光，有多少是自己的？”（《伊犁河》）“转动的风，渴望青春的轮回，带上你的微笑，看鱼在梦里游荡。”（《西风颂》）那是亚男情感里的智慧星光与经验感悟“一些人决心复制商贾云集。假象的背后，我听到了流水的无情。”（《秦淮河》）“我无数次的迁徙，或者逃离，西域依然在我的苍茫中，放牧我的牛羊。”（《西域》）这些共同构建了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度。而以上所说都源于行走所见。在诗集《时光渡》最后一篇散文诗《瞻仰一棵树》的第一章中，亚男写道：“布满情感的大地，我想到了鸟语花香，想到了波澜壮阔，想到了百折不挠。思绪是灵魂的指向，风会清晰告诉大地，告诉一棵树。”下面简要谈谈我阅读《瞻仰一棵树》的感受。

“一棵树，我遇见。荒野，旷古。苍茫，辽阔。”起笔亚男就将我置于具象的单一与抽象广大之间，他在这两者之间的交错中推演文本，营造诗意。当“历史”“怀古”“黄河”“天地”“生死”等大词与“荒野，旷古。苍茫，辽阔”相对应，一棵树之人和人生的象征就更加凸显出来。胡弦在他写树林的长诗《葱茏》中指出“在它（树）的摇曳中寻找自己，寻找最精确的口味”。那么对一棵树的“瞻仰”与“凝望”就是诗人对自我对人生和入世的审视，就是亚男对生命感知、生联想、生思绪的过程——童年树上摸到的那只鸟蛋，及由此而思考的一只鸟或人的命运；爷爷被绑在一棵树上批斗，及由此而联系到的灵魂的捍卫与家园的守护；大地的养育与万物最终回归尘土；秋天所有的叶子都将降落与苦难的密不透风；树芽与生生不息等等。有人说，“存在是多”，因为只要我们真正进入哪怕最微小的事物，那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就会像蘑菇和种植蘑菇的蚂蚁那样涌现出来。亚男就是这样通过诗句将这么多倾听到，并呈现出来，奉献给读者。我悉心凝视这些诗作，就是让这些诗作成为耳中的高树，并学会在惊叹、欣喜或悲悯中接受从它们的枝叶间吹拂而过的风声，进行审美观照，获得审美享受。

是的。一片芽，等待了一个冬天。

弱小。也是有生命的。这个春天我还依偎在弱的身边。要不了多少年，又有一棵树，在村口撑起绿荫，开始新的生活。

芽也有树的味道，树的个性，树的坚韧。

打开土地。

黑夜沉默。树沉默。

默默的生长，与土地相依为命。与雨水为伴。风是树的翅膀，飞翔的灵魂，一定在发芽时就开始了。

我站在窗前，树窗外。

是哪一年失去树的消息的，我无法考证。

今夜，我站在树丫上，眺望我的故乡。这棵树，不是故乡的那棵那树。但与故乡的树有相同的性格，一样的际遇。人不是树，人又是树。可以重新长出来。但人死不能复生。一棵树在于顶天立地，那么人也在于顶天立地。谈何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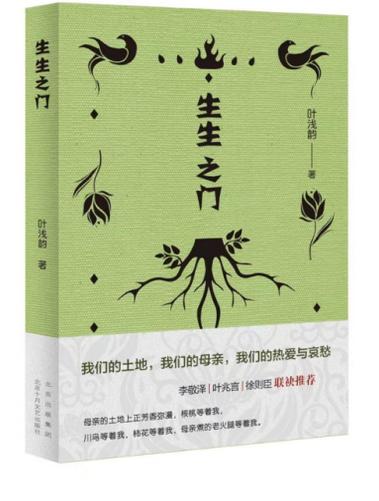
进入一首诗，就是要以阅读的方式聆听，让我的经验的复苏或增益我的经验，包括感知的延伸，认识的扩大，想象力的发展，精神的提升。因此，我很感谢亚男的诗作。

（四）

烟渡口，水亭边，长是心先乱。

——南宋·姜夔

诗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敏感，善感是诗人的基本素质，在人生旅途中，与万物共情，亚



人只有到了一定年龄，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之后，才会对生活乃至生命，形成具有一定深度的思索与体悟。由春末到夏初，我断断续续读了三遍散文集《生生之门》，被叶浅韵的真诚与勇敢，被作品对苦难的正视与超越深深感动着。我相信，对土地的深情，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审视是会传染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共情或共鸣。

《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从首篇《生生之门》到尾篇《生生之水》，“生生”是作品的关键词，究其立意，是对生命存在的关注与审视。我们都在生活着，但对于生命的意义却很少予以反思与表达。《左传》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木、火、土、金、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如作者所说，“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在有形和无形之间，都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时代和个人生活交叠的痛点”。它们既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寄托，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苦难和考验。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利用这些资源并克服伴随它们而生的诸种矛盾中前进的。

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命的赐予，有了生命，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生活。意义是伴随着人类生



（一）

身世何物，野渡一横舟。用舍随时不定，得失于人何有，谁解曲如钩。兀坐阅今昔，风露一天秋。

——元·曹伯启

“渡”本义有三：由这一岸到那一岸，通过（江河等）；载运过河；渡口（多用于地名）。由此可见“渡”是与空间相关的概念。从此岸到彼岸是地点的变更，也是时间上的一段历程。当我们说时间的时候，空间标志物总是能够使它具体起来，反之个体的人行走在大地上的足迹也总有与之对应的他飞翔于其中的时间之片羽在大化中。所以当亚男以“时光渡”命名他的散文诗集的时候，我捕捉到诗集黑色封面中时空各自延展的广阔弘大和交织在一起时的妙合无垠，而“时光渡”三个字银白的静怡之光里，我略略到的不止是他写诗时凝望的月华，不止是他在磨盘上找回的记忆之眸色，还有他情感与哲思的闪烁。

故乡往事，旅途见闻，史海沉钩，现实悲喜，无论怎样，亚男都在咏叹对象上倾注一腔热血。《春日》中，他写道：“我触摸到了地板的冷，一个声音有些痉挛，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然后放了一些感情才渐渐地暖和起来。我的手是有火焰的。”《小心，铁》中，他说：“我要燃烧，以铁的方式，将我的小镇锻打。”他的诗是他在“黑中取出的火，暗中吹出的风”。当我阅读完整部诗集，将其轻轻合上，重新放置案头时，黑色的封面上，有火苗闪烁，如“唇上的，那一点红”，那是亚男“落下的唇印，吻着高原的坦荡，吻着高原的激情”。（《唇上红》）这一个坦荡的人，这一个有激情的人，当他在诗集的跋中说写诗是他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我是不是可以说，诗是他的“时光渡”。写《时光渡》的亚男，读《时光渡》的我，皆浸没在“兀坐阅今昔，风露一天秋”的意境中的吧。

（二）

人多送目无际，识渡舟帆小，时见潮回。

——北宋·张先

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生命不止，人生的旅途就不到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常回头看看。回忆是因为人有记忆，思考是因为理性让人走好未来的路，遗憾是因为愿望太美好也是因为人生多艰难。《时光渡》里，我读出五味杂陈，而五味杂陈才是生命的丰富和多姿多彩。一章章诗句，带着亚男的体温，那里“阳光是饱满的，风声也是饱满的”，虽然他体内